

太白全集》卷一一，第598页），到年底，心境已是苍凉无助了。

至于李白离开宋若思幕返回泾溪逃难宿松的原因，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说明。郁贤皓先生在《李白晚年行踪及思想考论》一文中曾推测道：“按理，永王被杀，其部下主要将领季广琛等早已投靠肃宗，只有李白被投入狱中，经过宋若思和崔涣推覆清雪，事情也已了结，没有必要在事过半年多后再来追究永王的事。也许正是

这个李白的《自荐表》，才使朝廷又重新处理永王事件。宋若思也可能听到朝廷的议论，才让李白离开幕府，到宿松‘逃难’。”（《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第一卷《李白丛考》，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也许正如郁先生所说，正是李白的不合时宜的奏表，重新引起了肃宗集团的注意，并最终再引祸端，长流夜郎。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东游记》十九回蓝采和歌词考源

崔小敬

明吴元泰《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是八仙传说的定型之作，其十九回“采和持拍踏歌”载“采和歌词十二首”，自“歌云”、“采和二歌云”至“采和十二歌云”，计录五言八句诗十二首。对这十二首诗的来源，赵景深较早提出可能来自已失传的明来集之《蓝采和长安闹剧》：“《东游记》第十九回前半用《续仙传》，后半似用来集之的《蓝采和》。惟此剧今已失传（钱静方《小说丛考》卷上面九八），后有‘长歌一曲，皆醒世之言’的情节，也许《东游记》后半的十二支歌是引用明萧山来元成的吧？”（《八仙传说》，《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号）但实际上来剧尚存倘湖小筑本，其中并无这十二支曲子，因此吴光正认为“这十二支曲子恐怕另有所本，待考”（《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宗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2页），周晓薇的看法则游移于二者之间，但总之“目前还未能检得其出处”（《四游记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9页）。其他八仙研究者虽多，但大多未注意及此。现笔者经过搜检，已可断定这十二首诗系本自寒山诗。不过，《东游记》现存明刻本一种、清刻本数种，相关文字有所不同；寒山诗版本系统更异常复杂，已知著录及传世的版本有百余种之多，各本不仅文字小异，编排次序不尽相同，且各诗均无编号。为便于比照，《东游记》选择现存最早刊本明余文台刻本（《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四辑《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寒山诗则选择中华书局2000年项楚《寒山诗注》本（以《四部丛刊》影

宋本为底本），将二者对应关系及异文列为表一（异文用黑体字表示）（为便于排版，列表见下页。——编者注）。

从表一可以看出，采和二歌与寒山诗二六五首、采和十二歌与寒山诗〇三六首完全相同，其余十组则存在或多或少的异文。分析这些异文，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因寒山诗版本问题产生的异文。经笔者比勘，明余文台刻本《东游记》所录蓝采和歌词似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无我慧身本《寒山诗集》最为接近，前者之二、三、五、八、十二首均与后者相应各诗文字完全相同，而与中华书局本有所不同。寒山诗本身的异文可参看中华书局本各诗后校勘记。

其二，属明显讹误的异文，如第一首之“珍箴”、“露”，采和六歌之“暮”、“禅”，采和十歌之“斫”、“名”，或因音讹，或因形讹。

其三，虽非错误却存在其他问题的异文。如采和七歌之“魁梧”，单从字面上讲，意思并不错，但就全诗用韵而言却不押韵。赵景深批评吴元泰较余象斗水平为低时，就指出《东游记》中“诗句也有不少处不押韵”，并举此诗，谓：“以‘梧’（引者案：应为‘梧’）‘鬼’与‘多’‘何’‘歌’押韵，应该说是作者自己的错误。”（《读〈四游记〉》，《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24页）现存寒山诗版本“魁梧”均为“瑰玮”或“魁伟”，显然是押韵的，此处“梧”字可能因“魁”字连带所及，但未必全是吴元泰的错误，也可能出自刻工之误刻。

另外，除这十二首蓝采和歌词出自寒山诗外，《东游

表 一

明余文台刻本《东游记》蓝采和歌词		中华书局本寒山诗	
序 号	正 文	正 文	序 号
第一首	时人寻云路，云路杳无踪。山高多峻峻，涧阔少珍笼。碧嶂前兼后，白云西复东。欲知云露在，云露在虚空。	时人寻云路，云路杳无踪。山高多险峻，涧阔少玲珑。碧嶂前兼后，白云西复东。欲知云路处，云路在虚空。	二五七首
采和二歌	我见世间人，生而还复死。昨朝犹二八，壮气胸襟士。如今七十过，力困形憔悴。恰似春日花，朝开夜落尔。	我见世间人，生而还复死。昨朝犹二八，壮气胸襟士。如今七十过，力困形憔悴。恰似春日花，朝开夜落尔。	二六五首
采和三歌	白鹤衔苦花，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莱山，将此充粮食。未达毛摧落，离群心惨惻。却归旧来巢，妻子不相识。	白鹤衔苦桃，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莱山，将此充粮食。未达毛摧落，离群心惨惻。却归旧来巢，妻子不相识。	〇三九首
采和四歌	垂柳暗如烟，飞花飘似霰。夫居离妇州，妇在思夫县。各在天一涯，何时复相见。寄语明月楼，莫贮双飞燕。	垂柳暗如烟，飞花飘似霰。夫居离妇州，妇住思夫县。各在天一涯，何时得相见。寄语明月楼，莫贮双飞燕。	〇五二首
采和五歌	骝马珊瑚鞭，驱驰洛阳道。自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发会应生，红颜岂长保。但看北邙山，个是蓬莱岛。	骝马珊瑚鞭，驱驰洛阳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发会应生，红颜岂长保。但看北邙山，个是蓬莱岛。	〇四七首
采和六歌	本志慕道伦，道伦常获亲。时逢杜源客，每接话禅宾。谈玄明月夜，探理日临晨。万机俱泯迹，方识本来人。	本志慕道伦，道伦常获亲。时逢杜源客，每接话禅宾。谈玄月明夜，探理日临晨。万机俱泯迹，方识本来人。	二八〇首
采和七歌	手笔太纵横，身材极魁梧。生为有限身，死作无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争奈何。可来白云里，教你紫芝歌。	手笔大纵横，身材极瑰玮。生为有限身，死作无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争奈何。可来白云里，教你紫芝歌。	〇一九首
采和八歌	浩浩黄河水，东流长不息。悠悠不见清，人人寿有极。苟欲乘白云，曷由生羽翼。唯当鬓鬢时，行往须努力。	浩浩黄河水，东流长不息。悠悠不见清，人人寿有极。苟欲乘白云，曷由生羽翼。唯当鬓发时，行往须努力。	〇六四首
采和九歌	我今有一襦，非罗复非绮。借问作何色，不红亦不紫。夏天将作衫，冬天将作被。冬夏递互用，长年只如是。	我今有一襦，非罗复非绮。借问作何色，不红亦不紫。夏天将作衫，冬天将作被。冬夏递互用，长年只这是。	〇八二首
采和十歌	世事何悠悠，贪心未肯休。斫尽大地名，何时得歇头。四时凋变易，八节急如流。为报火宅主，露地骑白牛。	世事绕悠悠，贪生早晚休。研尽大地石，何时得歇头。四时周变易，八节急如流。为报火宅主，露地骑白牛。	二七二首
采和十一歌	高高山顶上，四顾极无边。独坐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禅。	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独坐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	二八七首
采和十二歌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〇三六首

记》中另有两处径改寒山诗，其一为十六回“东华传钟离道”，写钟离权至东华先生庄前，忽闻庄内有人吟诗一首云云；其二为十八回“点金济众成仙”（目录为“点金济众神仙”），写钟离简、钟离权兄弟至华山修道，作者形容华山“果是名贤隐迹之乡，仙子传真之处”，“有诗为证”云云，现将二者与寒山诗对应关系及异文列表二。

表 二

《东游记》		寒山诗	
回 目	正 文	正 文	序 号
十六回	自乐平生道，烟萝石洞间。 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 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 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前山。	自乐平生道，烟萝石洞间。 野情多放旷，长伴白云闲。 有路不通世，无心孰可攀。 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	二二七首
十八回	迴耸霄汉外，云里路岧峣。 瀑布千丈流，如铺练一条。 下有栖心窟，横安定命桥。 雄雄镇世界，华山名独超。	迴耸霄汉外，云里路岧峣。 瀑布千丈流，如铺练一条。 下有栖心窟，横安定命桥。 雄雄镇世界，天台名独超。	二六六首

很显然，这二组诗的对照显示出了作者刻意修改的痕迹，“自乐平生道”一诗末句之“寒山”可以说是具有典型“寒山诗特色”的用语，在三百多首寒山诗中，提到“寒山”或“寒岩”的近三十首，从没有一位诗人像寒山这样频繁地在诗中使用“寒山”这一名称和意象，而《东游记》则把寒山诗中实指的“寒山”泛化成了虚指的“前山”，失去了“寒山”特有的清寂情味和地理色彩。“迴耸霄汉外”末句“天台”实际上意味着当时寒山诗产生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因上下文需要而直接置换成了“华山”，就使原先具体语境中的天台瀑布、石桥等特定景观失去了规定性而泛化成了普通山水。从这里也大致可以反推，吴元泰在对三百多首寒山诗的选择上也是有所讲究的，综合看蓝采和歌词十二首，其中心意思，“不外是人生无常，修道逍遥，和《踏踏歌》的主旨基本相同”（吴光正《八仙故事系统考论：内丹道教神话的建构及其流变》，第283页）。不过，与《踏踏歌》不同的是，在这十二首诗中，佛禅思想与道家精神交相杂糅，既有典型的佛教话语，如“火宅”、“白牛”、“禅”等；也有纯粹的道家论调，如“蓬莱”、“紫芝歌”等。寒山一向被视为诗僧，清编《全唐诗》即将寒山列为释家类之首；而蓝采和向被视为道教神仙，其事迹多记载于仙传、仙

史之类，吴元泰公然采寒山诗入蓝采和传说，且当时及后世均未引起非议，也算是明代神魔小说三教合流的一个极佳注脚。

《东游记》出现之后屡被翻刻，但除余文台刻本之外的明刻本尚未见发现，清刊本多为《四游记》本，然蓝采和歌词部分均错讹较甚，个别诗句几不可解。为便读者复核，现将以清刊本为底本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版《四游记》本《东游记》与明余文台刻本《东游记》异文列举如下（仅录单句，句前数字表示第X句）：

- 其一：1 时人想云路 3 山高多险峻 4 涧阔有真龙
5 碧草前兼后 6 日云西复东 7 欲知云路在
8 云路在虚空
- 其二：4 壮气盈襟袖 6 困苦形憔悴 8 朝开夜落矣
- 其三：1 白鹤那肯化 4 将此无粮食 5 未达毛已落
- 其四：2 飞花飘似雪 3 夫去离妇川 8 莫栖双飞燕
- 其五：1 驱马珊瑚鞭 2 驰驱荡荡道 3 自矜美少年
5 白发自应生 7 但看此丘山 8 谁是蓬莱岛
- 其六：1 本志慕道伦 3 时逢杜源客 4 每接话禅宾
6 穷理日临晨
- 其七：1 铁笔大纵横 3 生为有胆身
- 其八：5 我欲乘白云 6 曷由生我翼 7 唯当少壮时
- 其十：3 听尽天地名 7 为报大宅主 8 云地骑白牛
- 其十一：8 歌中本是禅

上述异文少数是修正了明刊本中的讹误，但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错误，出版社虽采用多个清刊本互校（见该书“重版说明”），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除了所用版本精良与否外，大概也与校者未发现此十二首诗的出处有关。此外，清无垢道人《八仙得道》作为八仙传说的集大成

之作，蓝采和部分同样沿用了这十二首歌词，事见七十六回“蓝采和长歌讽俗客 费长房（或王一一）短见入歧途”，写费长房（或王一一）历尽艰难登上白云山顶却未见张果等三仙，苦恼之际正要自缢，忽听得山后传来作歌之声，其歌曰：又歌道云云，下依次列十二首诗。不过，自1935年大众书局排印本《八仙得道传》至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铅印本《八仙得道》、2008年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新出《八仙得道传》等诸多版本中，这十二首诗的文字也多有讹误乃至不堪卒读的，如第一首首句讹为“昧人寻云路”，第二首第四句讹为“壮气洒襟士”，第五首第七句讹为“但看此印山”，第六首第三句讹为“时逢社潦客”、第七八句讹为“万机共泯迹，方识本末人”，第八首第五句讹为“苟欲来白云”、第七句讹为“翼为当鬓发”，第十首末句讹为“露地骑日牛”，等等，多为形讹。发现蓝采和歌词十二首与寒山诗的关系，在《东游记》诸书的校勘上可稍有助益，尤其是现代点校、整理本，对一些明显的字句讹误应加以校正，不应再以讹传讹。

关于《东游记》的材料来源，前贤多注意《续仙传》、《列仙全传》等仙传资料，然而不仅蓝采和歌词十二首来自寒山诗，十六回、十八回亦有二诗改自寒山诗。缘此，

笔者大胆地推而广之，中国古典小说中向有人物赋诗言志或叙述者引诗为证的传统，小说中的诗作（包括词曲等）数量是颇为壮观的，那么这些小说中的诗作究竟有多少是作者自创，有多少是借美他人的呢？其实，已有不少专家在从事这一方面的探索，如柳存仁曾指出百回本《西游记》中八回、五十回、七十八回、九十一回卷首词和《道藏》中冯尊师及马钰等人的词作仅有个别文字差异（《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明报》1985年第5—9期），刘勇强曾对“三言”中的署名诗词进行过考辨（《“三言”署名诗词述考》，[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2号，1996年），而《金瓶梅》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涩斋、冯沅君、韩南、周钧韬、孟昭连等都对小说中的诗、词、曲、剧等进行过细致的溯源工作，发现了大量引用自他人的作品（参见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当前，古典文学的数字化过程正在加速进行中，这无疑为我们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如果可以依靠现代化手段，对古典小说中的诗词来源进行一番详尽的考察，并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将是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乃至文化研究的一大进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章学诚碑志文体刍议

何诗海

清代金石学著述叠出，流派纷呈，蔚为斌斌之盛，其内容以利用碑志校勘辑佚、考证经史、探讨名物为主。章学诚的碑志研究，则以批判当代文风、指导古文写作为出发点，其重经世、尚思辨的学术旨趣，与崇尚考据的主流学风格格不入，因而在当时与后世都较少有人关注。其实，从文章学角度看，章学诚碑志文体研究的成就，远在清代考据家之上，值得引起学界更多的重视。

一 碑志的文体命名及体制特征

随着清代金石考据之学的兴盛，清儒对碑志的文体命名、体制特征、碑题书写等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章

学诚积极参与了这些讨论。

1. 关于文体命名。碑志的文体功用及体制特征，在东汉已大致成型，并确立了独立的文体地位。相关的研究也随之开始，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等都把碑志作为重要的文体来探讨。宋人孙何《碑解》却对此提出异议：“碑非文章之名也，盖后假载其铭耳。铭之不能尽者，复前之以序，而编录者通谓之文，斯失矣。陆机曰：碑披文而相质，则本末无据焉。”（《宋文鉴》卷一二五，《四部丛刊》本）孙何的观点，在清代得到响应，如纪昀曰：“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孙何纠之，拔俗之识也。”（黄叔琳注、纪昀评